



劉向說苑卷第四

立節

士君子之有勇而果於行者不以立節行誼而以
妄死非名豈不痛哉士有殺身以成仁觸害以立
義倚於節理而不議死地故能身死名流於來世
非有勇斷孰能行之子路曰不能勤苦不能恬貧
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能行義吾不信也昔者申
包胥立於秦庭七日七夜哭不絕聲遂以存楚不
能勤苦安能行此曾子布衣緼袍未得完糟糠之

苑四
食藜藿之羹未得飽義不合則辭上卿不恬貧窮
安能行此比比干將死而諫逾忠伯夷叔齊餓死于
首陽而志逾彰不輕死亡安能行此故夫士欲立
義行道毋論難易而後能行之立身著名無顧利
害而後能成之詩曰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非良篤
脩激之君子其誰能行之哉王子比干殺身以成
其忠伯夷叔齊殺身以成其廉此三子者皆天下
之通士也豈不愛其身哉以為夫義之不立名之
不著是士之耻也故殺身以遂其行因此觀之卑
賤貧窮非士之耻也夫士之所耻者天下舉忠而

士不與焉舉信而士不與焉舉廉而士不與焉三
者在乎身名傳於後世與日月並而不息雖無道
之世不能污焉然則非好死而惡生也非惡富貴
而樂貧賤也由其道遵其理尊貴及已士不辭也
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
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
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能不失已
然後可與濟難矣此士君子之所以越衆也
楚伐陳陳西門燔因使其降民修之孔子過之不
軾子路曰禮過三人則下車過二人則軾今陳修

門者人數衆矣夫子何為不軾孔子曰丘聞之國
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
陳修門者不行一於此丘故不為軾也

孔子見齊景公景公致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
出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
公未之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
行曾子衣弊衣以耕魯君使人往致邑焉曰請以
此修衣曾子不受反復往又不受使者曰先生非
求於人人則獻之奚為不受曾子曰臣聞之受人
者畏人予人者驕人縱子有賜不我驕也我能勿

畏乎終不受孔子聞之曰參之言足以全其節也
子思居於衛緼袍無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聞之
使人遺狐白之裘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假人遂
忘之吾與人也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曰我
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佞聞之妄與不如遺棄
物於溝壑佞雖貧也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也
宋襄公茲父為桓公太子桓公有後妻子曰公子
目夷公愛之茲父為公愛之也欲立之請於公曰
請使目夷立臣為之相兄以佐之公曰何故也對
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絕迹於

衛是背母也且臣自知不足以處目夷之上公不許彊以請公公許之將立公子目夷目夷辭曰兄立而弟在下是其義也今弟立而兄在下不義也不義而使目夷為之目夷將逃乃逃之衛茲父從之三年桓公有疾使人召茲父若不來是使我以憂死也茲父乃反公復立之以為太子然後目夷歸也

晉驪姬譖太子申生於獻公獻公將殺之公子重耳謂申生曰為此者非子之罪也子胡不進辭辭之必免於罪申生曰不可代辭之驪姬必有罪矣

吾君老矣微驪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如何使吾君以恨終哉重耳曰不辭則不若速去矣申生曰不可去而免於死是惡吾君也夫彰父之過而取美諸侯孰肯納之入困於宗出困於逃是重吾惡也吾聞之忠不暴君智不重惡勇不逃死如是者吾以身當之遂伏劍死君子聞之曰天命矣夫世子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晉獻公之時有士焉曰狐突傳太子申生公立驪姬為夫人而國多憂狐突稱疾不出六年獻公以譖誅太子太子將死使人謂狐突曰吾君老矣國

家多難傳一出以輔吾君申生受賜以死不恨再拜稽首而死狐突乃復事獻公三年獻公卒狐突辭於諸大夫曰突受太子之詔今事終矣與其久生亂世也不若死而報太子乃歸自殺

楚平王使奮揚殺太子建未至而遣之太子奔宋王召奮揚使城父人執之以至王曰言出於予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王初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貳也奉初以還故遣之已而悔之亦無及也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重過也逃無所入王乃赦之

晉靈公暴趙宣子驟諫靈公患之使鉏之彌賊之鉏之彌晨往則寢門闕矣宣子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寢之彌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遂觸槐而死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難乃告子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子是遁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於庭以遂吾行

楚有士申鳴者在家而養其父孝聞於楚國王欲授之相申鳴辭不受其父曰王欲相汝汝何不受乎申鳴對曰舍父之孝子而為王之忠臣何也其父曰使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吾欲汝之相也申鳴曰諾遂入朝楚王因授之相居三年白公為亂殺司馬子期申鳴將往死之父止之曰棄父而死其可乎申鳴曰聞夫仕者身歸於君而祿歸於親今既去子事君得無死其難乎遂辭而往因以兵圍之白公謂石乞曰申鳴者天下之勇士也今以兵圍我吾為之奈何石乞曰申鳴者

天下之孝子也往劫其父以兵申鳴聞之必來因與之語白公曰善則往取其父持之以兵告申鳴曰子與吾吾與子分楚國子不與吾子父則死矣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吾父之孝子也今吾君之忠臣也吾聞之也食其食者死其事受其祿者畢其能今吾已不得為父之孝子矣乃君之忠臣也吾何得以全身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王賞之金百斤申鳴曰食君之食避君之難非忠臣也定君之國殺臣之父非孝子也名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也如是而生何面目立於天下遂自殺

也齊莊公且伐莒為車五乘之賓而杞梁華舟獨不與焉故歸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賓盡汝下也趣食乃行杞梁華舟同車侍於莊公而行至莒莒人逆之杞梁華舟下聞獲甲首三百莊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之賓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利是污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闔壞軍陷陣

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犯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杞梁曰汝無勇乎何哭之久也華舟曰吾豈無勇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闔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弛而隅為

之崩此非所以起也

越甲至齊雍門子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子何務死之為人臣之禮邪雍門子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而上曰子何為死車右對曰為其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焉車右曰臣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頸而死知有之乎齊王曰有之雍門子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也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越甲也遂刎頸而死是

越人引甲而退七十里曰齊王有臣鈞如雍門子狄擬使越社稷不血食遂引甲而歸齊王葬雍門子狄以上卿之禮

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為也不復於君黜兵而退至於國郊伊人復於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遁也以為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遁者無罪則後世之為君臣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則楚國終為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

乃為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

宋康公攻阿屠單父成公趙曰始吾不自知以為在千乘則萬乘不敢伐在萬乘則天下不敢圖今趙在阿而宋屠單父則是趙無以自立也且往誅宋趙遂入宋三月不得見或曰何不因鄰國之使而見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鄰國之使而刺之則使後世之使不信荷節之信不用皆曰趙使之然也不可或曰何不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成公趙曰不可吾因群臣道徒處之士而刺之則後世之忠臣不見信辨士不見顧皆曰趙使之然也

不可吾聞古之士怒則思理危不忘義必將正行以求之耳昔年宋康公病死成公趙曰庶士不辱名信士不惰行今吾在阿宋屠單父是辱名也事誅宋王昔年不得是惰行也吾若是而生何面目而見天下之士遂立槁於彭山之上

佛肸用中牟之縣畔設祿邑炊鼎曰與我者受邑不與我者其烹中牟之士皆與之城北餘子田基獨後至祛衣將入鼎曰基聞之義者軒冕在前非義弗乘斧鉞於後義死不避遂祛衣將入鼎佛肸播而之趙簡子屠中牟得而取之論有功者用田

基為始田基曰吾聞廉士不耻人如此而受中牟之功則中牟之士終身慙矣襁負其母南徙於楚楚王高其義待以司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邢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必驅車其僕曰人有亂君

人猶死之我有治長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邢蒯聵可謂守節死義矣死者人之難也僕夫之死也雖未能合義然亦有志士之意矣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邢生之謂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僕夫之謂也

燕昭王使樂毅伐齊閔王亡燕之初入齊也聞蓋邑人王歎賢令於軍曰環蓋三十里毋入以歎之故已而使人謂歎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為將封子萬家歎固謝燕人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蓋邑王歎白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

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知烹遂懸其軀於樹枝自奮絕脰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歎布衣義猶不肯齊向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公子立為襄王

左儒友於杜伯皆臣周宣王宣王將殺杜伯而非其罪也左儒爭之于王九復之而王弗許也王曰別君而異友斯汝也左儒對曰臣聞之君道友逆則順君以誅友友道君逆則率友以違君王怒曰易而言則生不易而言則死左儒對曰臣聞古之士不枉義以從死不易言以求生故臣能明君之過以死杜伯之無罪王殺杜伯左儒死之

莒穆公有臣曰朱厲附事穆公不見識焉冬處於山林食杼粟夏處洲澤食菱藕穆公以難死朱厲附將往死之其友曰子事君而不見識焉今君難吾子死之意者其不可乎朱厲附曰始我以為君不吾知也今君死而我不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激天下不知其臣者遂往死之

楚莊王獵於雲夢射雉得之申公子倍攻而奪

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倍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倍病而死邲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倍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夭死也王命發乎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劉向說苑卷第四

劉向說苑卷第五

貴德

聖人之於天下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唯恐其不至於大也詩曰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傳曰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詠之善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嗟嘆之

嗟嘆之不足故詠歌之夫詩思然後積積然後滿
滿然後發發由其道而致其位焉百姓嘆其美而
致其敬甘棠之不伐也政教惡乎不行孔子曰吾
於甘棠見宗廟之敬也甚尊其人必敬其位順安
萬物古聖之道幾哉仁人之德教也誠惻隱於中
惻怛於內不能已於其心故其治天下也如救溺
人見天下強陵弱衆暴寡幼孤羸露死傷係虜不
忍其然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異道之一行而得
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烝庶安上萬物熙熙各樂
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

是退作春秋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
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
不絕德及之也詩曰載馳載驅周爰咨謀此之謂
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
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起焉水致其深蛟
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
必有陽報有隱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修水
為人害禹鑿龍門闢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
夫婦之辨長幼之序田野不修民食不足后稷教

之闢地墾草糞土樹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
之後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
三代之道教導於後世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
也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為
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禮記曰上
牲損則用下牲下牲損則祭不備物以其舛之為
不樂也故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今
有滿堂飲酒者有一人獨索然向隅而泣則一堂
之人皆不樂矣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
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

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乎河
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昔
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夏桀
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
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
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
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
武侯曰善

武王古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
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

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召
公入王曰為之柰何召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
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召公出周公入王曰為之
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唯仁
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
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夫仁者必恕
然後行行一不義殺一無罪雖以得高官大位仁
者不為也夫大仁者愛近以及遠及其有所不諧
則虧小仁以就大仁大仁者思入四海小仁者止

於妻子妻子者以其知營利以婦人之恩撫之飾
其內情雕畫其偽孰知其非真雖當時蒙榮然士
君子以為大辱故共工驩兜符里都析其智非無
所識也然而為聖王所誅者以無德而苟利也豎
刁易身毀體殺子以干利卒為賊於齊故人臣不
仁篡弒之亂生人臣而仁國治主榮明主察焉宗
廟太寧夫人臣猶貴仁况於人主乎故桀紂以不
仁失天下湯武以積德有海土是以聖王貴德而
務行之孟子曰推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
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有

而已

晏子飲景公酒令噐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斂於民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齊桓公北伐山戎氏其道過燕燕君逆而出境桓公問筦仲曰諸侯相逆固出境乎筦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君畏而失禮也寡人不道而使燕君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燕君諸侯聞之皆朝於齊詩云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神之

聽之介爾景福此之謂也

景公探爵獻獻弱故反之晏子聞之不待請而入見景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胡為者也景公曰我探爵獻獻弱故反之晏子逡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景公曰寡人入探爵獻獻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爵獻獻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吾君仁愛禽獸之加焉而况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景公覩嬰兒有乞於途者公曰是無歸夫晏子對曰君存何為無歸使養之可立而以聞

景公遊於壽宮觀長年負薪而有飢色公悲之喟然嘆曰令吏養之晏子曰臣聞之樂賢而哀不肖守國之本也今君愛老而恩無不逮治國之本也公笑有喜色晏子曰聖王見賢以樂賢見不肖以哀不肖今請求老弱之不養鰥寡之不室者論而供秩焉景公曰諾於是老弱有養鰥寡有室

桓公之平陵見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公問其故對曰吾有子九人家貧無以妻之吾使傭而未返也桓公取外御者五人妻之筦仲入見曰公之施惠不亦小矣公曰何也對曰公待所見而施惠焉則齊國之有妻者少矣公曰若何筦仲曰令國大夫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

孝宣皇帝初即位守廷尉吏路溫舒上書言尚德緩刑其詞曰陛下初即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德天下幸甚臣聞往者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吏是也昔秦之時滅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謂之誹謗謁過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

天下也方今海內賴陛下厚恩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婦戮力安家天下幸甚然太平之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天下之命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驅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吏皆欲入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聖人所以傷太平之未洽凡以是也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凡人不勝痛則節節訕訕以示之吏

治者利其然則拍道以明之上奉恐却則鍛煉周內之蓋奏當之成雖臯陶聽之猶以為死有餘罪何則成煉之者衆而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理偷為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云畫地作獄議不可入刻木為吏期不可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政離親塞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臣所謂一尚存也臣聞鳥穀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傳曰山藪藏疾川澤納污國君含垢天之道也臣昧死上

聞願陛下察誹謗聽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
路改亡秦之一失遵文武之嘉德省法制寬刑罰
以廢煩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福履和樂與天
地無極天下幸甚書奏皇帝善之後卒於臨淮太
守

晉平公春築臺叔向曰不可古者聖王貴德而務
施緩刑辟而趨民時今春築臺是奪民時也夫德
不施則民不歸刑不緩則百姓愁使不歸之民役
愁怨之百姓而又奪其時是重竭也夫牧百姓養
育之而重竭之豈所以定命安存而稱為人君於

後世哉平公曰善乃罷臺役

趙簡子春築臺於邯鄲天雨而不息謂左右曰可
無趨種乎尹鐸對曰公事急厝種而懸之臺夫雖
欲趨種不能得也簡子惕然乃釋臺罷役曰我以
臺為急不如民之急也民以不為臺故知吾之愛
也

中行獻子將伐鄭范文子曰不可得志於鄭諸侯
讎我憂必滋長郤至又曰得鄭是兼國也兼國則
王王者固多憂乎文子曰王者盛其德而遠人歸
故無憂今我寡德而有王者之功故多憂今子見

無土而欲富者樂乎哉

季康子謂子游曰仁者愛人乎子游曰然人亦愛之乎子游曰然康子曰鄭子產死鄭人文夫捨珅珅婦人含珠珅夫婦巷哭三月不聞箏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愛夫子奚也子游曰譬子產之與夫子其猶浸水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則生不及則死斯民之生也必以時雨既以生莫愛其賜故曰譬子產之與夫子也猶浸水之與天雨乎

中行穆子圍鼓鼓人有以城反者不許軍吏曰師

徒不勤可得城奚故不受曰有以城反者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我獨奚好焉所甚惡是失賞也若所好何若不賞是失信也夫以示民鼓人又請降使人視之其民尚有食也不聽鼓人告食盡力竭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

孔子之楚有漁者獻魚甚強孔子不受獻魚者曰天暑遠市賣之不售思欲棄之不若獻之君子孔子再拜受使弟子掃除將祭之弟子曰夫人將棄之今吾子將祭之何也孔子曰吾聞之務施而不腐餘財者聖人也今受聖人之賜可無祭乎

鄭伐宋宋人將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焉及戰曰疇昔之羊羹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華元馳入鄭師宋人敗績

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柰何莊辛對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柰何對曰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也不役也親戚愛之衆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其壽樂而不傷於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丞相西平侯于定國者東海下邳人也其父號曰

于公為縣獄吏決曹掾決獄平法未嘗有所冤郡中離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敢隱情東海郡中為于公生立祠命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無子少寡養其姑甚謹其姑欲嫁之終不肯其姑告隣之人曰孝婦養我甚謹我哀其無子守寡日久我老累丁壯柰何其後母自經死母女告吏曰孝婦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欲毒治孝婦自誣服具獄以上府于公以為養姑十年以孝聞此不殺姑也太守不聽數爭不能得於是于公辭疾去吏太守竟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求

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強殺之外咎當在此於是殺牛祭孝婦冢太守以下自至焉天立大雨歲豐熟郡中以此益敬重于公于公築治廬舍謂匠人曰為我高門我治獄未嘗有所冤我後世必有封者令容高蓋駟馬車及子封為西平侯凡人之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故君子羞言利名言利名尚羞之况居而求利者也

周天子使家父毛伯求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一部則庶

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故為人君者明貴德而賤利以道下下之為惡尚不可止今隱公貪利而身自漁濟上而行八佾以此化於國人國人安得不解於義解於義而縱其欲則災害起而臣下僻矣故其元年始書螟言災將起國家將亂云爾

孫卿曰夫鬪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須臾之怒而鬪終身之禍然乃為之是忘其身也家室離散親戚被戮然乃為之是忘其親也君上之所致惡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乃犯之是

忘其君也今禽獸猶知近父母不忘其親也人而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不若禽獸之仁也凡鬪者皆自以為是而以他人為非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彼小人也夫以君子而與小人相賊害是人之所謂以狐白補犬羊身塗其炭豈不過甚矣哉以為智乎則愚莫大焉以為利乎則害莫大焉以為榮乎則辱莫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比之狂惑疾病乎則不可面目人也而好惡多同人之鬪誠愚惑失道者也詩云式號式呼俾書作夜言鬪行也

子路持劍孔子問曰固以善之不善古者為質以仁為衛不出善以忠化寇暴以仁請攝齊以事先生矣樂羊為魏將以攻中示樂羊樂羊不為衰而遺之樂羊食之盡其戰果下之遂為魏其心孟孫獵得麋使

由安用此乎子路曰善古者固以自衛孔子曰君子以忠環堵之內而聞千里之外不圍何必持劍乎子路曰由也山其子在中山中山懸其子志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一杯中山見其誠也不忍與又侯開地文侯賞其功而疑秦西巴持歸其母隨而鳴秦

西巴不忍縱而與之孟孫怒而逐秦西巴居一年
召以為太子傅左右曰夫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
為太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以一麇而不忍又將能
忍吾子乎故曰巧詐不如拙誠樂羊以有功而見
疑秦西巴以有罪而益信由仁與不仁也
智伯還自衛三卿燕于藍臺智襄子戲韓康子而
侮段規智果聞之諫曰主弗備難難必至曰難將
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興之對曰異於是夫卻氏有
車轅之難趙有孟姬之讒樂有叔祁之訴范中行
有函冶之難皆主之所知也夏書有之曰一人三

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
不在小夫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謀而
媿人君相又弗備曰不敢興難母乃不可乎嘻不
可不懼蚋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乎不聽自是
五年而有晉陽之難段規反而殺智伯于師遂滅
智氏

智襄子為室美士茁夕焉智伯曰室美矣夫對曰
美則美矣抑臣亦有懼也智伯曰何懼對曰臣以
秉筆事君記有之曰高山浚源不生草木松柏之
地其土不肥今土木勝人臣懼其不安人也室成

二年而智氏亡

劉向說苑

卷五

劉向說苑卷第六

復恩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夫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是故臣勞動以為君而不求其賞君持施以牧下而無所德故易曰勞而不怨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君臣相與以市道接君懸祿以待之臣竭力以報之逮臣有不測之功則主加之以重賞如主有超異之恩則臣必死以復之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蟹前足鼠後足兔是獸也甚矣其愛



蛩蛩巨虛也食得甘草必齧以遺蛩蛩巨虛蛩蛩巨虛見人將來必負螿以走螿非性之愛蛩蛩巨虛也為其假足之故也二獸者亦非性之愛螿也為其得甘草而遺之故也夫禽獸昆蟲猶知比假而相有報也况於士君子之欲興名利於天下者乎夫臣不復君之恩而苟營其私門禍之原也君不能報臣之功而憚行賞者亦亂之基也夫禍亂之源基由不報恩生矣

趙襄子見圍於晉陽罷圍賞有功之臣五人高赫無功而受上賞五人皆怒張孟談謂襄子曰晉陽之中赫無大功今與之上賞何也襄子曰吾在拘厄之中不失臣主之禮唯赫也子雖有功皆驕寡人與赫上賞不亦可乎仲尼聞之曰趙襄子可謂善賞士乎賞一人而天下之人臣莫敢失君臣之禮矣

晉文公亡時陶叔狐從文公反國行三賞而不及陶叔狐陶叔狐見咎犯曰吾從君而亡十有三年顏色黎黑手足胼胝今君反國行三賞而不及我也意者君忘我與我有大故與子試為我言之君咎犯言之文公文公曰嘻我豈忘是子哉夫高明

至賢德行全誠耽我以道說我以仁暴浚我行昭
明我名使我為成人者吾以為上賞防我以禮諫
我以誼蕃援我使我不得為非斃引我而請於賢
人之門吾以為次賞夫勇壯強禦難在前則居前
難在後則居後免我於患難之中者吾又以為之
次且子獨不聞乎死人者不如存人之身亡人者
不如存人之國三行賞之後而勞苦之士次之夫
勞苦之士是子固為首矣豈敢忘子哉周內史叔
與聞之曰文公其霸乎昔聖王先德而後力文公
共當之矣詩云率禮不越此之謂也

晉文公入一國至於河令棄籩豆茵席顏色黎黑手
足胼胝者在後咎犯聞之中夜而哭文公曰吾亡
也十有九年矣今將反國夫子不喜而哭何也其
不欲吾反國乎對曰籩豆茵席所以官者也而棄
之顏色黎黑手足胼胝所以執勞苦而皆後之臣
聞國君蔽士無所取忠臣大夫蔽遊無所取忠友
今至於國臣在所蔽之中矣不勝其哀故哭也文
公曰禍福利害不與咎氏同之者有如白水祝之
乃沉璧而盟介子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耳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記者非君而何唯二三

子者以為己力不亦誣乎文公即位賞不及推推
母曰盍亦求之推曰尤而効之罪又甚焉且出怨
言不食其食其母曰亦使知之推曰言身之文也
身將隱安用文其母曰能如是與若俱隱至死不
復見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有龍矯矯頃失
其所五蛇從之周徧天下龍飢無食一蛇割股龍
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
號於中野文公出見書曰嗟此介子推也吾方憂
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其所在聞其
入綿上山中於是文公表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為

介推田號曰介山

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虞而從焉文公
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舟之僑獨不
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酒酣文公曰二三子盍為
寡人賦乎舟之僑進曰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
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之周流天下龍
反其淵安寧其處一蛇耆乾獨不得其所文公瞿
然曰子欲爵耶請待旦日之期子欲祿耶請今命
廩人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庶者不受也言盡而
名至仁者不為也今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

草興起莫之能禦今為一人言施一人猶為一塊
土下雨也土亦不生之矣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
不得終身誦甫田之詩

邴吉有陰德於孝宣皇帝微時孝宣皇帝即位衆
莫知吉亦不言吉從大將軍長史轉遷至御史大
夫宣帝聞之將封之會吉病甚將使人加紳而封
之及其生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
之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其子孫今此未獲其
樂而病甚非其死病也後病果愈封為博陽侯終
饗其樂

魏文侯攻中山樂羊將已得中山還反報文侯有
喜功之色文侯命主書曰群臣賓客所獻書操以
進主書者舉兩篋以進令將軍視之盡難攻中山
之事也將軍還走北面而再拜曰中山之舉也非
臣之力君之功也

平原君既歸趙楚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信陵君
亦矯奪票郵軍往救趙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
且降平原君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談謂平原君
曰君不憂趙亡乎平原君曰趙亡即勝虜何為不
憂李談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之可謂至困

而君之後宮百數婦妾荷綺縠厨餘梁肉士民兵
盡或剡木為矛戟而君之器物鐘磬自恣若使秦
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而全君何患無有君誠能
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間分功而作之家所有盡
散以饗食士方其危苦時易為惠耳於是平原君
如其計而勇敢之士三千人皆出死因從李談赴
秦軍秦軍為却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軍遂罷
李談死封其父為孝侯

秦繆公嘗出而亡其駿馬自往求之見人已殺其
馬方共食其肉繆公謂曰是吾駿馬也諸人皆懼
而起繆公曰吾聞食駿馬肉不飲酒者殺人即以
次飲之酒殺馬者皆慙而去居三年晉攻秦繆公
圍之往時食馬肉者相謂曰可以出死報食馬得
酒之恩矣遂潰圍繆公卒得以解難勝晉獲惠公
以歸此德出而福反也

智伯與趙襄子戰於晉陽下而死智伯之臣豫讓
者怒以其精氣能使襄主動心乃漆身變形吞炭
更聲襄主將出豫讓偽為死人處於梁下駟馬驚
不進襄主動心使使視梁下得豫讓襄主重其義
不殺也又盜為抵罪被刑人赭衣入縶宮襄主動

心則曰必豫讓也襄主執而問之曰子始事中行君智伯殺中行君子不能死還反事之今吾殺智伯乃漆身為厲吞炭為啞欲殺寡人何與先行異也豫讓曰中行君衆人畜臣臣亦衆人事之智伯朝士待臣臣亦朝士為之用襄子曰非義也子壯士也乃自置車庫中水漿毋入口者三日以禮豫讓讓自知遂自殺也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者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為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於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留侯張良之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官事韓韓破良家童三百人弟死不葬良悉以家財求刺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遂學禮淮陽東見滄海君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

天下求購甚急良更易姓名深亡匿後卒隨漢
報秦

鮑叔死管仲舉上衽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
君父子也此亦有說乎管仲曰非夫子所知也吾
嘗與鮑子負販於南陽吾三辱於市鮑子不以我
為怯知我之欲有所明也鮑子嘗與我有所說王
者而三不見聽鮑子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之不遇
明君也鮑子嘗與我臨財分貨吾自取多者三鮑
子不以我為貪知我之不足於財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子也士為知己者死而况為之哀乎

趙盾舉韓厥晉君以為中軍尉趙盾死子朔嗣
為卿至景公三年趙朔為晉將朔取成公姊為夫
人大夫屠岸賈欲誅趙氏初趙盾在時夢見叔帶
持龜要而哭甚悲已而咲拊手且歌盾卜之占兆
絕而後好趙史援占曰此甚惡非君之身及君之
子然亦君之咎也至子趙朔世益衰屠岸賈者始
有寵於靈公及至於晉景公而賈為司寇將作難
乃治靈公之賊以致趙盾徧告諸將曰趙穿弑靈
公者雖不知猶為首賊臣殺君子孫在朝何以懲
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

為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後妄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而君不聞是無君也屠岸賈不聽厥告趙朔趨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朔死且不恨韓厥許諾稱疾不出賈不請而擅與諸將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後生男乳朔客程嬰持亡匿山中居十五年晉景公疾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疾問韓厥韓厥知趙孤在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趙氏乎夫自中衍皆嬴姓也中衍人面鳥喙降佐殷

帝大戊及周天子皆有明德及幽厲無道而叔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功未嘗有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君圖之景公問云趙尚有後子孫乎韓厥具以實對於是景公乃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而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疾景公因韓厥之衆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孤名曰武諸將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令并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疾群臣固且請立趙後今君有令群君之願也於是召趙武程嬰徧拜諸將軍將軍遂

返與程嬰趙武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武田邑如故故人安可以無恩夫有恩於此攻復於彼非程嬰則趙孤不全非韓厥則趙後不復韓厥可謂不忘恩矣

北郭騷踵見晏子曰竊悅先生之義願乞所以養母者晏子使人分倉粟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景公出犇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吾悅晏子之義而嘗乞所以養母者吾聞之曰養及親者身更其難今晏子見疑吾將以身白之遂造公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之賢者也今去

齊國齊國必侵矣方必見國之侵也不若先死請絕頸以白晏子遂巡而退因自殺也公聞之夫駭乘馳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請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之聞北郭子之以死白已也太息而嘆曰嬰不肖罪過固其所也而士以身明之哀哉

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智伯命造舟為梁吳赤市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為梁諸侯維舟

為梁大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為謀也稱疾而留使人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楚魏會於晉陽將以伐齊齊王患之使人召淳于髡曰楚魏謀欲伐齊願先生與寡人共憂之淳于髡大笑而不應王復問之又復大笑而不應三問而不應王怫然作色曰先生以寡人國為戲乎淳于髡對曰臣不敢以王國為戲也臣笑臣隣之祠田也以奩飯與一鮒魚其祝曰下田沔邪得穀百

車蟹堞者宜禾臣笑其所以祠者少而所求者多王曰善賜之千金華車百乘立為上卿

東閭子嘗富貴而後乞人問之曰公何為如是曰吾自知吾嘗相六七年未嘗薦一人也吾嘗富三千萬者再未嘗富一人也不知士出身之咎然也孔子曰物之難矣小大多少各有怨惡數之理也人而得之在於外假之也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歆之父爭田不勝及即位乃掘而刑之而使歆為僕奪庸織之妻而使織為參乘公游于申池二人浴於池歆以鞭扶織織

怒歎曰人奪女妻而不敢怒一扶女庸何傷織曰孰與刑其父而不病奚若乃謀殺公納之竹中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家見公子宋之食指動謂子家曰我如是必嘗異味及食大夫黿召公子宋而不與公子宋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公子宋與公子家謀先遂弒靈公子夏曰春秋者記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也此非一日之事也有漸以至焉

劉向說苑卷第六

劉向說苑卷第七

政理

政有三品王者之政化之霸者之政威之彊者之政脅之夫此三者各有所施而化之為貴矣夫化之不變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脅之脅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於刑者則非王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立榮耻而明防禁崇禮義之節以示之賤貨利之弊以變之修近理內政擬機之禮壹妃匹之際則莫不慕義禮之榮而惡

貪亂之耻其所由致之者化使然也

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機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養善而進闕者也刑者懲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崇者至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繆誅實繆則善惡亂矣夫有功

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書曰畢力賞罰此之謂也

水濁則魚困令苛則民亂城峭則必崩岸竦則必阨故夫治國譬若張琴大絃急則小絃絕矣故曰急轡銜者非千里御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削情行合而民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詩云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乂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

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
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聾聾暗不能相通
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針縷者成帷幕合升斗
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
不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衛靈公謂孔子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謹之於廟
堂之上而國家治矣其可乎孔子曰可愛人者則
人愛之惡人者則人惡之知得之已者亦知得之
人所謂不出於環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反之已
者也

子貢問曰以於孔子孔子曰慄慄焉如以腐索御
奔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之國皆人
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若
何而毋畏

齊桓公謂管仲曰吾欲舉事於國昭然如日月無
愚夫愚婦皆曰善可乎仲曰可然非聖人之道桓
公曰何也對曰夫短綆不可以汲深井知鮮不可
以與聖人之言惠士可與辨物智士可與辨無方
聖人可與辨神明夫聖人之所為非衆人之所及
也民知十已則尚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已則疵

其過千已則誰而不信是故民不可稍而掌也可并而牧也不可暴而殺也可麾而致也衆不可戶說也可舉而示也

衛靈公問於史鮪曰政孰為務對曰大理為務聽獄不中死者不可生也斷者不可屬也故曰大理為務子路見公公以史鮪言告之子路曰司馬為務少焉兩國有難兩軍相當司馬執抱以行之一鬪不當死者數萬以殺人為非也此其為殺人亦衆矣故曰司馬為務少焉子貢入見公以二子言告之子貢曰不識哉昔禹與有扈氏戰三陳而不

服禹於是脩教一年而有扈氏請服故曰去民之所事奚獄之所聽兵革之不陳奚鼓之所鳴故曰教為務也

齊桓公出獵逐鹿而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曰是為何谷對曰為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桓公曰今視公之儀狀非愚人也何為以公名對曰臣請陳之臣故畜牯牛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去傍隣聞之以臣為愚故名此谷為愚公之谷桓公曰公誠愚矣夫何為而與之桓公遂歸明日朝以告

管仲管仲正衿再拜曰此夷吾之愚也使堯在上
咎繇為理安有取人之駒者乎若有見暴如是叟
者又必不與也公知獄訟之不正故與之耳請退
而脩政孔子曰弟子記之桓公霸君也管仲賢佐
也猶有以智為愚者也况不及桓公管仲者也
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殺也夫
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有
道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
以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
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

上陳之教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
后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夫一仞之牆民不能踰
百仞之山童子升而遊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
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詩曰俾民不迷昔者君
子導其百姓不使迷是以威厲而不至刑錯而不
用也於是訟者聞之乃請無訟

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民富且壽哀公
曰何謂也孔子曰溥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
罪則民壽公曰若定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凱
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文王問於呂望曰為天下若何對曰王國富民霸
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道之國富倉府是謂
上溢而下漏文王曰善對曰宿善不祥是日也發
其倉府以振鰥寡孤獨

武王問於太公曰治國之道若何太公對曰治國
之道愛民而已曰愛民若何曰利之而勿害成之
勿敗生之勿殺與之勿奪樂之勿苦喜之勿怒此
治國之道使民之誼也愛之而已矣民失其所務
則害之也農失其時則敗之也有罪者重其罰則
殺之也重賦歛者則奪之也多徭役以罷民力則

苦之也勞而擾之則怒也故善為國者遇民如
父母之愛子兄之愛弟聞其飢寒為之哀見其勞
苦為之悲

武王問於太公曰賢君治國何如對曰賢君之治
國其政平其吏不苛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
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
因喜以賞不因怒以誅善民者有罪進賢舉過者
有賞後宮不荒女謁不聽上無媼慝下不陰害不
幸宮室以費財不多觀游臺池以罷民不彫文刻
鏤以逞耳目官無腐蠹之藏國無流餓之民此賢

君之治國也武王曰善哉

武王問於太公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何也太公

曰為國而數更法令者不法法以其所善為法者

也故令出而亂亂則更為法是以其法令數更也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而民親其上對

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布令信而不食

言王曰其度安至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

懼哉對曰天地之間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

則讎也夏殷之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夙沙之民

自攻其主而歸神農氏此君之所明知也若何其

無懼也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

都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

使日月當時吾欲使人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為

之奈何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

多矣未嘗有如主尹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

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

得毋殺不辜毋釋囚非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

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為刑罰則聖人自

來尚賢使能則官而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子貢曰葉公問政以公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
遠魯哀公問政於士八子夫子曰政在於諭臣齊景
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於節用三君問政於
夫子夫子應之不一門然則政有異乎孔子曰夫荆
之地廣而都狹民之有離志焉故曰在於附近而來
遠哀公有臣三人一曰比周公以惑其君外鄆距諸
侯賓客以蔽其明一曰政在諭臣齊景公奢於臺
榭淫於苑囿五宮之樂不解一旦而賜人百乘之
家者三故曰政在於節用此三者政也詩不云乎
亂離斯瘼爰其適一曰此傷離散以為亂者也匪其

止共惟王之邛此傷姦臣蔽主以為亂者也相亂
茂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為亂者也察
此三者之所欲政其同乎哉

公儀休相魯魯君死左右請閉門公儀休曰止池
淵吾不稅蒙山吾不賦苛令吾不布吾已閉心矣
何閉於門哉

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內政毋出外政毋入夫
衣裘之不美車馬之不飾子女之不潔寡人之醜
也國家之不洽封疆之不正夫子之醜也子產相
鄭終簡公之身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侯之患也子

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善斷事子太叔善決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變而立至又善為辭令裨謀善謀於野則獲於邑則否有事乃載裨謀與之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斷之使公孫揮為之辭令成乃受子太叔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也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於人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必全其民名布義豹曰敢問全功成名布義為之柰何文侯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豪賢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公乃治治乃行安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處以身親之

而單父亦治巫馬期間其故於宓子賤宓子賤曰
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口固勞任人者固
佚人曰宓子賤則君子矣佚四時以全耳目平心氣
而百官治任其數而已矣巫馬期則不然弊性事
情勞煩教詔雖治猶未至也

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而無水說語丘所以為
之者曰不齊父其父子其子恤諸孤而哀喪紀孔
子曰善小節也小民附矣猶未足也曰不齊也所
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古父者十一人孔子
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弟矣

友十一人可以教學矣中節也中民附矣猶未足
也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皆教
不齊所以治之術孔子曰欲其大者乃於此在矣
昔者堯舜清微其身以聽觀天下務來賢人夫舉
賢者百福之宗也而神明之主也不齊之所治者
小也不齊所治者大其與堯舜繼矣

宓子賤為單父宰辭於夫子夫子曰毋迎而距也
毋詢之而許也許之則失守距之則閉塞譬如高山
深淵仰之不可極度之不可測也子賤曰善敢不
承命乎

宓子賤為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
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
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
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
食而不食者魴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
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
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
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孔子弟子有孔蔑者與宓子賤皆仕孔子往過孔
蔑問之曰自子之仕者何得何亡孔蔑曰自吾仕

者未有所得而有所亡者三曰王事若襲學焉得
習以是學不得明也所亡者一也奉祿少鬻鬻不
足及親戚親戚益疏矣所亡者二也公事多急不
得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疏矣所亡者三也孔子
不說而復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
曰自吾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始誦之文今
履而行之是學日益明也所得者一也奉祿雖少
鬻鬻得及親戚是以親戚益親也所得者二也公
事雖急夜勤弔死視病是以朋友益親也所得者
三也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

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曰吾以子為可而使子治東阿今子治而亂子退而自察也寡人將加大誅於子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行而治東阿三年不治臣請死之景公許之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曰甚善矣子之治東阿也晏子對曰前臣之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當此之時民無飢者而君反以罪臣今臣之後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并會賦歛倉庫少內便事左右陂池之魚入於權家當此之時飢者過半矣君乃反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骸骨避賢者之路再拜便辟景公乃下席而謝之曰子強復治東阿東阿者子之東阿也寡人無復與焉

子路治蒲見於孔子曰由願受教孔子曰蒲多壯士又難治也然吾語汝恭以敬可以攝勇寬以正可以容衆恭以絜可以親上

子貢為信陽令辭孔子而行孔子曰力之順之因子之時無奪無伐無暴無盜子貢曰賜少而事君子君子固有盜者邪孔子曰夫以不肖伐賢是謂

奪也以賢伐不肖是謂伐也緩其令急其誥是謂暴也取人善以自為己是謂盜也君子之盜豈必當財幣乎吾聞之曰知為吏者奉法利民不知為吏者枉法以侵民此皆怨之所由生也臨官莫如平臨財莫如廉廉平之守不可攻也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也揚人之惡者是謂小人也內相教而外相謗者是謂不足親也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亡傷也言人之惡者無所得而有所傷也故君子慎言語矣毋先己而後人擇言出之令口如耳

揚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然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不能治三畝之園不能芸言治天下如運諸手掌何以揚朱曰臣有之君不見夫羊手百羊而群使五人童子荷杖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君且使羸牽一羊舜荷杖而隨之則亂之始也臣聞之夫吞舟之魚不遊淵鴻鵠高飛不就汙池何則其志極遠也黃鍾大呂不可從繁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小成大功者不小苛此之謂也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

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晉叔向聞之曰景子
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
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手

魏文侯問李克曰為國如何對曰臣聞為國之道
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文侯
曰吾賞罰皆當而民不與何也對曰國其有淫民
乎臣聞之曰奪淫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其父有
功而祿其子無功而食之出則乘車馬衣美裘以
為榮華入則脩竽瑟鍾石之聲而安其子女之樂
以亂鄉曲之教如此者等其祿以來四方之士此

之謂奪淫民也

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國何患管仲對曰患夫社鼠

桓公曰何謂也管仲對曰夫社東木而塗之鼠因
往託為燠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
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社鼠人主
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
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察據腹而有
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
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之
狗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

以酸不售之故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也有道術之士欲明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齧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道術之士不得用矣此治國之所患也

齊侯問於晏子曰為政何患對曰患善惡之不分公曰何以察之對曰審擇左右左右善則百僚各得其所宜而善惡分孔子聞之曰此言也信矣善言進則不善無由入矣不善言則善無由入矣復橐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橐之君不對而

所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飢寒乎夫以我為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歎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為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獨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列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晉文侯問政於舅犯舅犯對曰分熟不如分腥分腥不如分地割以分民而益其爵祿是以上得地而民知富上失地而民知貧古之所謂致師而戰者其此之謂也

晉侯問於士文伯曰三月朔日有蝕之寡人學惜
焉詩所謂彼日而蝕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
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
故不可不慎也政有三而已一曰因民二曰擇人
三曰從時

延陵季子游於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
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
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
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
是以知其國之悉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

新墻卑而故墻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
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
以知其國之亂也

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
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
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先義後仁也此
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五世五年伯禽
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先內後外
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澤及十
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

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

景公好婦人而丈夫飾者國人盡服之公使吏禁

之曰女子而男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裂衣斷帶

相望而不止晏子見公曰寡人使吏禁女子而男

子飾者裂其衣斷其帶相望而不止者何也對曰

君使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猶懸牛首於門而求

買馬肉也公胡不使內勿服則外莫敢為也公曰

善使內勿服不旋月而國莫之服也

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為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

乃為新車良馬出與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臣

其祭祀不順居處不節乎下車棄而去之然後國

人乃不為故曰禁之以制而身不先行也民不肯

止故化其心莫若教也

魯國之法魯人有贖臣妾於諸侯者取金於府子

貢贖人於諸侯而還其金孔子聞之曰賜失之矣

聖人之舉事也可以移風易俗而教導可施於百

姓非獨適其身之行也今魯國富者寡而貧者衆

贖而受金則為不廉不受則後莫復贖自今以來

魯人不復贖矣孔子可謂通於化矣故老子曰見

小曰明

孔子見季康子康子未說孔子又見之宰子曰吾聞之夫子曰王公不聘不動今吾子之見司寇也少數矣孔子曰魯國以衆相陵以兵相暴之日久矣而有司不治聘我者孰大乎於是魯人聞之曰聖人將治可以不先自為刑罰乎自是之後國無爭者孔子謂弟子曰違山十里蟪蛄之聲猶尚存耳政事無如膺之矣古之魯俗塗里之間羅門之羅收門之漁獨得於禮一是以孔子善之夫塗里之間富家為貧者出羅門之羅有親者取多無親者取少收門之漁有親者取巨無親者取小

春秋曰四民均則不道興而百姓寧所謂四民者士農工商也婚姻之道廢則男女之道悖而淫泆之路興矣

劉向說苑卷第七

西

二

